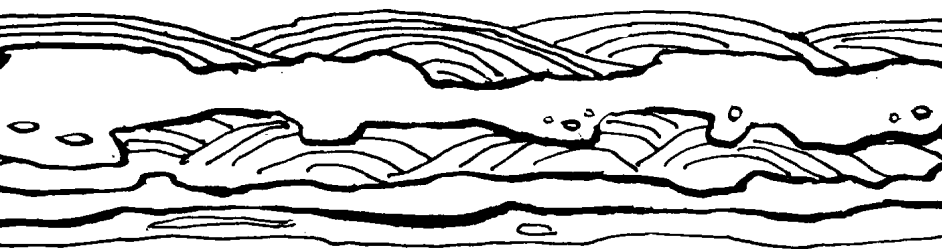


山

BE N X I A N G W E I L A
奔向未来

奔向未来

江西吉安地区文联



目 录

· 电影文学 ·

- 84 人与人……………洪 波 慈明和

· 小 说 ·

- 1 最后一次党费……………熊云生
9 春晓……………洪 雪
27 报仇……………胡启钺
44 拐鸽子……………贺传圣
58 品尝……………蒋石麟

· 诗 歌 ·

- 64 奔向未来……………吴志昆
68 掇拾在希望的土地……………杨立辉
74 献给母亲（外二首）……………卜 笑
71 双抢忙（外一首）……………郭龙桂
73 草鞋曲……………彭学标

· 散 文 ·

- 78 云雾游庐山……………彭 翠
82 齐白石……………沈振海

最后一次党费

熊云生

惨淡的雪光伴着晨曦的微光，透过枯藤杂草遮掩的洞口，射洒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。

深山里的天气就是这样变幻无穷。昨天还有点懒洋洋的暖流，被夜里一阵突然刮来的钻山风一吹，骤然下起雪来了。先是雨点夹着雪粒，接着是片片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。

躺卧在山洞里草堆上的张长寿，艰难地支撑起瘦弱的身子，扶着阴冷的洞壁，忧心重重地依靠在洞口的岩石上。一股寒风裹着雪花，直往他那单薄的军衣的袖口领口乱钻。他禁不住地浑身寒颤，不停地咳嗽起来。咳嗽的震动，牵扯着受伤的胸膛，痛疼难忍。他紧咬住厚厚的双唇，蜷缩地眯缝着双眼，久久地凝望着泛着森冷银光的天际。天际下，连绵起伏的群山峻岭覆盖着一片光耀夺目的白雪。昔日莽莽苍苍的五峰山脉，象一条晶莹如玉的飘带，向遥远的天边伸延，逐渐地淹没在风雪中，逐渐地模糊了。凛冽的寒风，在密林和山旮旯的深处，狂怒地呼啸着，凶恶地撕扯着，好象要把世间的一切吞噬。

张长寿皱紧眉头，心里骂起来：“这该死的老天，跟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心黑，真想困死我们红军在山旮旯里。”

空中还密密地飞舞着晶莹的雪花，寒风还在尖叫着。

“要是能有一件棉衣，那怕是再添上一件单褂，也心满意足呵！”张长寿紧紧地合抱着双肩，抖抖索索地想道。在这样苦难的岁月，那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奢望，也是想入非非的梦幻。自从主力红军开赴赣南闽西以后，留守根据地的红军队伍，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化整为零，坚持与敌斗争。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匪军和靖卫团，妄想扑灭革命的烈火，对根据地推行恶毒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实行严密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，妄图把红军斩尽杀绝。别说是过冬的棉衣，就连一寸布一个线头，也无法从山下运上山。“要是这白花花的雪片是棉花，那……”张长寿痴痴地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发愣。

寂静的山林，到处都是银装素裹。寒冷、饥饿、伤痛折磨着他。他摇摇晃晃，象一堆松散的架子，软软地瘫倒在地下。他无力地拖着身躯，在地上爬着，挣扎着躺回草堆上。

这已经是第五天了。他就是这样静静地，孤子一身地躺在这阴冷、潮湿的山洞里。他恨自己，他恨自己成了革命的累赘，拖了红军队伍的后腿。自己的生命和队伍连在一起，就更增添了同志们的危险。

他的思绪中更显露出无数的痛苦。同志们化妆突围，下山去搞过冬的衣物和粮食，并要留下一个同志护理他。他怎能接受呢？敌人随时可能搜山进剿，怎能让自己连累战友？！怎能让自己死亡缠住自己的战友？！不，不能。他坚决地谢绝了组织的关怀。他只能接受把他隐藏在这个密密山洞的安排。当他从昏睡中醒来，他发现了草堆边的蕃薯和南瓜干。眼泪夺眶而出——他难言的激动，化作包含了万语千言的泪珠汨汨而下。他想过，他对比过：他这个穷苦人的后代，早早地

尝尽了人间辛酸；是红军把他救出火坑，报了多年的冤仇，成长为一个为劳苦大众求翻身、寻解放的革命战士。

他的心随着战友们穿越了层层封锁，钻过了重重山林。他们饿着肚子，忍受严寒，在敌人的鼻尖下战斗，多么叫人担忧啊！

风雪越来越大，寒气浸透了山洞的每一个角落。张长寿又一个劲地、猛烈地咳嗽起来。他伸出竹节似的手，颤微微地点燃了战友们给他留下的干树枝。火苗呼呼地跳动，映辉着他那苍白、枯槁、消瘦的面孔。惨白的前额罩着阴沉的青光，一双深凹的大眼毫无光采，一张发紫开裂的厚嘴唇，无力地抖动着。瘦骨嶙峋的身躯，虚弱瘫软地挺着。尽管生着火，他的手还是冰冷的，脚也是冰冷的，身躯丝毫也没有热气回升。唯有那单薄的军衣，在他缠满布条的受伤的胸膛上，随着微弱的呼吸，一起一伏一抖动，显示着那顽强的生命力，在奋力地抗争……

天旋地转，金星四迸，晕眩一次次袭扰他，向他残存的生命和肉体逼近。喘息，一阵紧似一阵的喘息压迫着他；痛疼，一阵痛似一阵的伤疼，残酷地折磨着他。他的手胡乱地在受伤的胸前撕扯，撕扯中摸到了口袋里的党证。沾着血渍的党证，在他眼前不停地晃动，变幻着紊乱的掠影，他恍惚又看见自己凄楚地走在茫茫的风雪路上——

一双瘦小的冻脚，蹒跚地在雪地上移动，那赤露在草鞋外的麻木的脚趾，拖着星星血痕，背负的大捆干柴，象小山似地压在他瘦弱的躯干上。苦难无边啊！他的爹被大土豪“肖百万”栽赃陷害，诬告了“聚众谋反”的罪名，惨死在大牢里。他的娘也被“肖百万”凌辱奸污，抛下年幼的他，

留下了唯一的两块大洋，含恨悬梁离开了人间。他也被拖进了土豪的深宅大院，顶着张家门户偿还陈年的“阎王债”。百般虐待，残酷折磨，血海深仇在他幼小的心灵的深处，深深地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

四周仍然是冰天雪地。在红军的队伍里，衣衫破烂，满身伤痕的他，扛起了大刀梭标。硝烟滚滚的战场，崎岖的挑粮路上，深山老林的宿营地，印下了他坚实的脚印。

“我……”

他胸口迸出激动的呼声。这声音震动了寒冷的山洞，在洞内回荡。那也是个山洞，洞外飞舞着雪花，洞内篝火正旺，温暖如春。挂在洞壁上的党旗，被火光映得红彤彤。他举起了粗糙有力的左拳，坚定地、激动而又庄严地跟着党代表，诵读着神圣的誓词：

“我……”

“革命到底，永不叛党！”

从此以后，他有了再生的爹娘，有了温暖的大家庭。他激动不已地站在洞外，面对广袤的大地和漫漫的寒夜，捧着党证从心里呼喊。赤身露体，呱呱堕地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没有忘记爹娘的养育之恩。遍体鳞伤，死里逃生，投入到革命的怀抱，他刻骨铭心地牢记党和红军的恩情。

第一次交党费了，他苦苦地思索。怎样报答向再生爹娘，该怎样献上一颗赤子的丹心？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，每天五分钱的菜金，官兵平等，人人都一贫如洗。他摸出了还带着体温的小布包，珍惜地一层层地揭开精心折迭的布片，纯真深挚地掂着那两块大洋。

他把两块大洋郑重地递在党代表手上：“党代表，这是

我交的第一次党费。”

党代表犹豫了一下，收下了一块，把另一块大洋放回他手上。他执拗地又把大洋交给党代表，含着热泪，恳切地请求：“请党代表收下我的第一次党费吧。我是党的人，一切都是党的，收下吧！”

党代表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小心翼翼地珍藏好两块大洋，然后在他的党证上，盖上了一个朱红的手戳。

这以后的第二次党费，第三次……，他再也记不清是用什么交的。有节衣缩食剩下的几分钱菜金，有山林深处挖的红军医院急需的草药，有一把自己省下的硝盐，还有……

火苗熄灭了，洞里更是奇寒浸骨。张长寿握着党证的双手，已经冻麻木得没有知觉了。可索绕在他飘浮不定的脑海中的唯一念头，却是强烈的，稳固地，牵动着她：最后的一次党费交什么呢？！……

他抽出一只手，悉悉作响地在身旁的草堆上摸索着，在周身上下搜寻着。空空如也，身无分文，穷到叮当作响。要是有，他不会吝啬，那怕是一个分毫，也算是尽到了赤子对爹娘的情义。如果不能向党再表示最后的一次忠贞，那可是终生的遗恨，死不瞑目啊！

“嗯……”手指的感觉是那么迟纯。他的手触到了绽散的单军衣的线头，顺着线头，他的手停留在缝着发白的领章的领子上。倾刻之间，他好象在迷蒙的云雾里，又回到了生机盎然的大地，那从躯体迸发的力量，又重新支撑着他……

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红军攻下了县城，在县城中心操场召开庆祝大会。人山人海，欢声笑语，震耳欲聋的鞭炮和锣鼓声，使穷苦的人们流下了激动的热泪。鲜红鲜红的军

旗下，行进着雄赳赳、气昂昂的红军队伍。可是，在步履整齐、精神抖擞的队伍里，色纷衣骇的战士衣着，使红军战士的英武失色许多：那敞开的罗汉衫，那遮掩严实的和尚褂，那拖地的褪色长袍，那污渍斑斑的对襟袄。他也行进在这支队伍里，那身洗得发白的无法辩出来原来色调的便衫，更是寒呛。要不是那两块碎红布剪成的领章缝在领子上，说他是轿夫、更夫、流浪贼都行。他和许多红军战士一样，都盼着能发一套象样的军装，穿上军装该有多神气！

也许是在做梦吧？他看见用木桶搭起的戏台子上，堆起了一大捆一大捆的军装，明快的灰色调，把台下千百双红军战士的目光，都紧紧地吸引住了。他兴奋极了，象顽皮的小崽仔，高兴得手舞脚踏，急不可待，真想跳上台子，穿上簇新的灰色军装，挺起宽大的胸膛，趾高气扬地疾呼：“我是真正的红军战士啊！”
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捧着簇新的军装回到营地的，只看见面前叠掇齐整的军装上，被自己的泪水沾湿了一大块。这军装来之不易，是战士的生命和鲜血染织成的。枪声震耳，火光冲天的战斗场面，又历历在目：县剿共总指挥、大土豪“肖百万”的深宅大院的碉堡，吐出一条条火蛇，压迫着进攻的尖刀排。排长李满崽抱起炸药包，灵活敏捷地向碉堡逼近，当他刚跃身的一瞬间，一排枪弹击中了他的腿部，李排长倒下了。不，他又慢慢地站起来，抱起炸药包用身子压在碉堡上。在“轰隆”的巨响中，碉堡飞上了天，红军冲进了深宅大院，击毙了“肖百万”，缴获了枪支弹药无数，还有一厢房的白洋布。可是，李排长牺牲了，去湖南请染匠的黄连长也牺牲了。他为了掩护染匠过关卡，落入了靖卫团的虎

口，被活活地挖心割头残杀了。

每个红军战士都发了一件灰色的军衣，他舍不得穿上它，而是非常珍重地把它压在自己的枕边，时时刻刻对死去的战友怀着深深的敬意。只有在喜庆的日子，在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庆祝会上，在毛委员检阅红军队伍的练兵场上，他才端庄地穿上这件心爱的军衣。完后，他又精心地折叠好，压在自己的头边，重新穿上他的发白的、缀满补丁的便衫。

“咳咳咳，咳咳……”张长寿又咳嗽起来。他颤抖的双手，痉挛地在已经开始绽散线头、吊着布片的军衣上滑过。

“真可惜！”他心头好一阵酸辛，泪珠又扑楞楞地淌下来。摸爬滚打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硝烟浸染，那破旧的便衣衫，都撕成一条条的碎布了，飘荡地缠满周身，再也不成个衣服的样子。他痛惜地，把珍藏的军衣摊开，在支枪的肩头缝上两块垫布，在甩动的两袖上两条布边。他不忍心地穿上了军衣，内心是痛苦的，是悲凉凄切的。挖工事，他把军衣褂脱下来，光着膀子挖土搬石；出操练兵下来，他一针一线地把绽开的隙缝弥合；垫肩磨破了他又熨贴地赶紧补上两块布片；盛夏之时，他干脆只穿一件千层破布的背心，熬受酷热和山林的阴冷……军衣褂还是那样洁净，簇新。可是，环境越来越恶劣了，形势越来越紧张，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了。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围剿搜山，他们今天在这里隐蔽两天，明天又转移到那伏击一下。钻山林，攀悬崖，弹尽了，粮绝了，袖口上的边脱落了，旧了，开始由灰色转白了。

他把毫无知觉的手，伸进军衣下面，微微的一丝暖气，使他木然昏黄的目光，闪着动情的光泽。军衣，你是这样单薄，你是这样破旧。对魂魄已从躯壳渐渐消散的人，它是多

余的遮掩，是奢侈的装饰。留给活着的人，留给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的同志，增添的是力量，是意志。张长寿唯一的夙愿，都寄托在这件单薄的军衣。他似乎看见军衣穿在一个冻僵的战士身上，战士复苏了，在向敌人射出一颗颗复仇的子弹；他似乎看见大队大队的红军战士，穿着簇新的军装，在革命的征程上大踏步行进。他欣慰地笑了，那枯槁苍白的脸上，开朗了许多。他不叹息，无遗憾。他是赤身露体来到这个世界，又将为了天下的劳苦大众，无牵无挂地离开这个世界。单薄的军衣，作为最后一次党费，献给党，献给再生的爹娘，是赤子的最后一次奉献。爹娘理解赤子的心，会收下的，会收下……

雪越下越大，风越刮越猛，银光闪闪的白雪，把山野复盖得严严实实，把枯藤杂草的洞口遮掩了，埋没了。

下山的同志们回来了，他们扒开洞口的积雪，急促，凄楚地呼唤：

“老张，张长寿……”

他再也不能回答了，静静地，安详地躺在乱草堆下，僵直冰冷的躯体泛着紫色。在他的头边，折叠得平平整整的军衣上，放着他的党证。……

春 晓

洪 雪

(一)

一九二七年的一个冬夜，血红的火光撕碎了卧虎崖墨黑的苍穹，“砰砰”的枪声密如炒豆，夹着靖卫团魔鬼般的怪叫，摇曳着动荡不安的山乡，樟树上挂的一面红旗抖动着弹洞点点的碎片，不屈地飘扬，飘扬……

玉岭乡赤卫队已经被靖卫团围困了整三天，赤卫队队长、二十三岁的陈铁咬紧嘴唇，捏紧拳头，双眼喷射出剑一般的青光，他把拳头一握，又一个“打”字刚要进出牙缝，不幸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边：赤卫队前沿工事失守，守工事的战士们大部阵亡，只有副班长李长虎手捧着烧掉了大半的红旗，回到了陈铁身边。陈铁从李长虎手中接过红旗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再也止不住涌出眼眶，思绪如决堤的洪水，翻腾不息……

原来，玉岭赤卫队奉县委特派员曾少文的命令，会同四乡的农民武装去攻打两百里之外的中等城市吉城，但不幸得很，玉岭赤卫队在与四乡武装会合的途中，被靖卫团发现，在虎卧虎崖遇上了他们疯狂的狙击，靖卫团总肖天魁孤注一掷，调集了十几个乡的团防，扬言要将玉岭赤卫队斩尽杀

绝。敌强我弱，敌众我寡，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。尽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形势，可是曾少文却丝毫没有收回错误主张的意思，他依然一味地命令玉岭赤卫队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冲出卧虎崖，会合人马赴吉城进行城市暴动……

陈铁的心被搅痛了，怒火充满着他的千筋百脉，他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一样，铮铮如铁，他恨不能一拳捣毁这吃人的旧世道，能一脚踢翻土豪劣绅这座大山。可是，眼下战士们的亡的亡，伤的伤，再拼下去，这支部队就有复没之险！血气方刚铁汉子啊，不得不重新思索着后果，决策着下一步行动，权衡着利弊。他仰望长空，夜雾弥漫，偶尔掠过空中的火光，像一只只弯弯的疑问号，浮现在他面前。他不由自主地甩开步子，走向剩下的唯一的工事——虎嘴，当他看见有的战士包着头，裹着脚躺在沟里时，他的腿像铅一般沉重，战士们的脸盘在火光中闪烁着 的光，一张张怒口在求战：“队长，拼，杀下去，死了拉倒！”“队长，砍了脑壳有颈窝，跺了肩胛有腰杆，快下冲锋令！”

战士们杀敌的誓言，助燃了陈铁的怒火，使他又一次落进失去理智与冷静泥坑，他把手一挥：“干，为死难的农友报仇！”

正当战士们像离弦的箭一样，将射向山下之时，松林里响起了一声厉色的女高音：“慢点！”

墨黑的山林里，渐渐隐去黑暗、朦胧的月色下，显现着一张严峻秀气的脸孔，赤卫队副队长、二十五岁的鹄霞走到陈铁身边：“陈铁同志，你不能硬把船往死水潭里撑。”

“鹄霞，你怎么能这样讲！”陈铁不满地反驳，“我们不是泥捏的、蜡浇的！”

鵬霞沉靜地反問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肖天魁已將臥虎崖鑿得像一只鐵桶，你知不知道我們糧盡彈少？你知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莫說下去了！”陳鐵的喉嚨哽塞，“沖下去可是曾少文的命令啊！”

“我看曾少文是把我往火坑里推！”

“曾少文是縣里派來的特派員，你可不能……”

“陳鐵同志，眼下正是生死存亡的節骨眼，我們應當收回拳頭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犯這個錯誤！”陳鐵拿定主意，指着山下說：“沖下去！”

“陳隊長，大事不好。”這時一個戰士從小路跑上來報告，“國民黨給肖天魁增援了兩個連的兵力，狗娘養的，狂叫在天亮以前要殺絕我赤衛隊。”

陰云，籠罩着戰士們的心際，陳鐵嘎然收住腳步，用手緊攥着粗大的刀把，戰士們望着隊長，期待着他的決策。

鵬霞沉痛的聲調緩緩響起：“我們這回遭的劫難，緣由是走了曾特派員指的歪路。同志們，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武裝，我們要聽毛委員的話！”

“陳隊長！”突然，長虎驚奇的喊聲在前面響起，“縣委派人來啦！”

眾人的眼光刷的投向路口。

一道高大魁梧的身影走向眾人，大家來不及借着月色辨認走來的人，那人卻興奮地喊道：“陳——鐵！”

噢，多么熟悉的声音，多么熟悉的身影！人们差不多是在同一声里喊道：“老——高！”

鵬霞心里一热，脸上随之出现了一对喜气的笑靥，但紧

接着，这对笑靥消失了，女性特有的矜持使他善于安捺激情在众人面前的流露，她只是用微微抖颤的声音轻声喊道：“巍山！”

人们自动地让开一条缝，使这一对分手数载的年青夫妇靠得更近、更近。但鹄霞没有走进人圈，她停在那里，她是被意外的重逢激动得无所适从呢？还是在追忆着五载前的离乱和风雨？

人们虽不能准确地揣测出鹄霞此刻的心境，但人们清楚地记得：五年前，高巍山是怎样带着血泪深仇，离乡背井，踏上了寻求解放的崎岖征程！那是一个苦风凄雨的秋夜，大土豪肖天魁的团丁和官府派来的兵勇拢共两百多人，荷枪实弹，悄悄开向高巍山的茅屋，要将他抓捕问罪，原因是高巍山领头闹事，抗捐反税。捉人的讯息飞快地传到高家，高巍山操起一把大刀，挺身要与官兵和团丁见个高低，洞达世故的老人们劝住了高巍山，指出飞蛾扑火，只有绝路。高巍山急得挺胸顿足：难道穷人是粮户砧板上的肉，随人家切就切，砍就砍？老人们说：“海底龙行路，需凭夜明珠，穷人无领头，难有出头之日！”可是，什么是穷人行路的“夜明珠”呢？高巍山想起了人们近来纷使的共产党，听说共产党是专为穷人打抱不平的，他兴奋地说：“叔伯们，不寻到姓共的大救星，高巍山誓不为人！”他满怀自信收起大刀，告别乡亲，离开了茅屋。新婚才数日的妻子鹄霞含着泪水，送了高巍山一程又一程，她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丈夫做纪念，只有把一束红绳深情地放在丈夫宽大多茧的手掌心里，红绳，是山里人幸福和自由的象征！红绳，是妻子的心血和深情染成，高巍山郑重将红绳塞进贴肉的内衣，松开了妻子温柔的手

掌……

想不到啊，五年后的今夜，高巍山回到了鹄霞身边！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农友们身边。与高巍山同程来到的交通员告诉大家：“同志们，老高是县委军事部部长，县委派他来指导工作！”

“好！”众人欢腾雀跃。

高巍山很清楚，在眼下这种严酷的时刻，分分秒秒贵如黄金，他没有功夫诉说离情，当务之急是迅速突围，他简捷地说道：同志们，县委我告诉大家，曾少文同志攻打吉城的计划是错误的，县委不同意这样做！”

“好！”鹄霞兴奋地说，“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走毛委员指引的井冈山道路，进行工农武装割据。”高巍山边说，边亮着手中的一样东西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鹄霞接过那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用松枝扎的火把。

高巍山自豪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这是用井冈山的红松枝扎的，是井冈山的火把！”

鹄霞像珍爱着一件无价之宝，抚摸着这只不平凡的火把，她这时激动地发现，扎火把的红绳正是自己在五年前送给丈夫的那束，她幸福地笑了。那红绳啊，仿佛是鹄霞的血管，鹄霞的筋脉，它紧紧地和井冈山的火把联结在一起。

人们激情油然地自语着：“井冈山”“井冈山”火把从一只滚烫的手传到另一只滚烫的手。

“砰”山下猝然响起了阵阵枪声，侦察员报告说：“肖天魁向我们发动了猛攻！”

东方，露出了一轮光晕。陈铁怒臂一挥：“冲——”

“不行！”高巍山严厉地说，“立即从崖尾的伐木小道巡藤下崖，转移到赤石寨”

“我来掩护你们！”邬霞自告奋勇。

“要多加小心！”高巍山用信任的目光打量着妻子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，“我们在赤石寨见面。”

邬霞含笑地点点头，而后把手中的火把交回高巍山手里。

山泉叮咚，松涛起伏，高巍山领着战士们，溶进了漫漫雾色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伐木小道循藤下崖。

当大家抹着胜利的汗水整装在安全地带时，远处突然响起呼啸的枪声，紧接着，枪声中断，战士们浓眉紧锁，都不约而同地呼唤着“邬——霞！”

(二)

邬霞胜利地完成了掩护队伍突围的任务，她命令负责掩护工作的其他同志顺利转移出虎嘴崖，当她正打算转移时，黑压压的团丁杀上来了，她心里明白，转移是来不及了，否则，将暴露整个行动计划，她毅然决然操起大刀，她跃入敌群，杀得团丁们红白四射，缺臂少腿，呼爹喊娘。但毕竟寡不敌众，她终于被靖卫团罪恶的绳索绑住，她被押到玉岭镇。

肖天魁像一条气疯了的饿狼，唉唉，太伤心了，眼看着到嘴的肥肉，一下子不知去向，升官发财的美梦随之消失，雄图大展的无量前程随之堵住，他大声地骂着娘，毗牙咧嘴地审问着邬霞，要她交出赤卫队的下落。但这是徒劳，邬霞